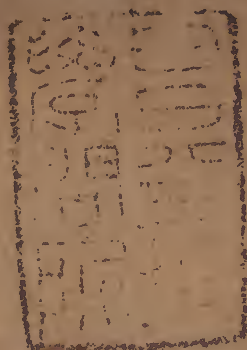


三國志

魏八九



			五〇	漢書門
		四二	二九	
三〇	二二	二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〇	五〇		漢
の函	二九		書
七	三〇	二九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9	
冊數	30 (5)		
函號	280	19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

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摠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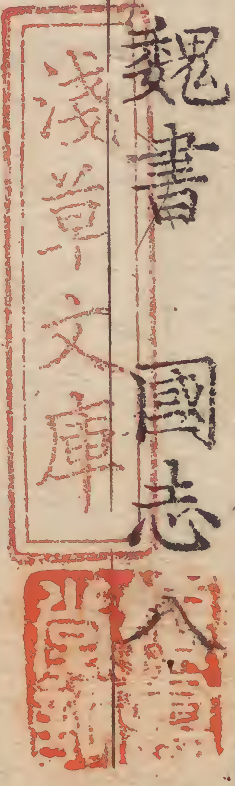
才奇其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

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

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

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郵氣

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



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
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
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
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
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
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
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
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
自號彌天將軍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

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
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
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
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
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
昔為幽州刺史息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
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

東海恭王之俊也遭此衰亂又與時主疏遠
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
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
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
邑黨州閭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
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訟不以詣

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
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
牛相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
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思虞治行復
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
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
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
不生時隣縣接壤蝗虫為害至博平界飛過
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
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
治官錢或一十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
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
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恃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
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
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
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

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
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

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

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

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
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
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
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
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
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
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
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
士勳臣邪西面援迎勿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
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表術云帝非
孝靈子欲依絳灌少主迎立代王故事
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
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
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
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有五以大司馬領幽州
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
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
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
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
臣之中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
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
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
等乃止虞於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

師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
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
索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
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
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
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
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
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
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

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
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授授瓚從弟範
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
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略載瓚表紹罪
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
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表紹託其先軌寇竊人
爵既喪禍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
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
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
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
紹不能權誦以濟君父而棄節傳迸竄逃
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勃海
太守默選戎馬當攻一旦而斃不告父兄至使太
傅門戶太僕母子一而斃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郵國難廣自封
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

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
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
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於口浪反鄉侯印
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
紹罪五也紹克期會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
與共飲食克期會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
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張揚而以小忿枉
共造兵勲仍有效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
害於勲信用護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
上故勲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
錢以母貴紹母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
子以人後以義不親為婢使紹罪九也
爵損辱表宗紹罪九也
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
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
卓不被誅紹罪十也紹之罪戾雖後將軍袁術
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後將軍袁術
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晉文為踐土之
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

鬼志

五

漢書

四

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
闡昔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
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
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
狀前後續上遂舉兵以嚴綱為翼州田楷為
與紹對戰紹不勝

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
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海與
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
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
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
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

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
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

漢效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

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

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瓜牙不可無也瓚文武

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

收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

枚散在外自懼敗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

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

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

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瓚與略

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
降雨救之時盛暑熱竟日不雨遂殺虞英
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掾張逸張
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
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

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
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

問其故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
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
李孜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
或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
屬也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
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
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
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
北大破之斬丹素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
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燕南垂趙北際中
央不合大如壠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

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
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
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表紹始北擊之
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
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
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
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
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
中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為圍塹十重於
塹裏築京固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
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
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
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
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

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

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漢晉春秋曰

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流力同仇足踵

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

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

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南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

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

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

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

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

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之津心罪已

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心罪已

民辜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祗上毒編生

民辜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祗上毒編生

持足下兵氣雷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

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

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謀

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忘猶未厭乃復糾

合餘燼率我蚌賊以焚藝勃海孤又不獲寧

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

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

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

漢晉春秋曰

表紹與瑣書

以討亂之

仇足踵

膏腴以奉

下棄烈

以南好易

重足下之

以重足下

謂天罔可

端斯言

罪已

心罪已

津心罪已

源之津心

禍源之津

尋討禍源

不顧逆順

曾不尋討

貴弟殞於

矜其威詐

超然自逸

改悔而足

日孤與足下

既有前盟

舊要申之

以討亂之

仇足踵

膏腴以奉

下棄烈

以南好易

重足下之

以重足下

謂天罔可

端斯言

罪已

心罪已

津心罪已

源之津心

禍源之津

尋討禍源

不顧逆順

曾不尋討

貴弟殞於

矜其威詐

超然自逸

誓愛過夷叔

分著丹青

謂為流力

同仇足踵

膏腴以奉

下棄烈

以南好易

重足下之

以重足下

謂天罔可

端斯言

罪已

心罪已

津心罪已

源之津心

禍源之津

尋討禍源

不顧逆順

曾不尋討

貴弟殞於

矜其威詐

超然自逸

日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仇足踵膏腴以奉下棄烈以南好易重足下之

以重足下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

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

端斯言罪已心罪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

貴弟殞於矜其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

罪已心罪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

殞於矜其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

心罪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

矜其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

罪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

其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

已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

威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

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

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津

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詐

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津心

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詐超

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源之

津心罪已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

詐超然自逸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端斯言罪已心罪已

源之津心禍源之津尋討禍源不顧逆順曾不尋討貴弟殞於矜其威詐超然自

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奪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治聞足下鎬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疎望旌旆怪遂舍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用為惜之夫有平天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難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日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建安四年紹悉者明矣表本初其若我何

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

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索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為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表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

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
 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
 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
 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
 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
 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
 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紹侯者得其書
 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侯者得其書
 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
 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表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
 燒所施之社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
 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
 死紹悉送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
 其首於許鮮于輔持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

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素紹相拒於官
 渡閭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
 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
 撫本州魏啓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表紹破走
 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而今太祖破南皮
 克之此既天意亦二子之力太祖破南皮
 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閭柔
 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輔亦率其衆從文
 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
 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
 縣侯位特進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

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
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
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
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教
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少好學為諸生
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

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

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
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
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
為留常見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
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
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
靈星有贏錢五百欲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
以城之謙委官而去

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

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

都尉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

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

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

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怒徙謙於邊

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

以醉飲過失所歸望不遠棄不毛厚德不終

四方人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

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
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
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
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慰其意時
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
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會徐州黃巾起以
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

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
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
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
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
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年十六三母嘗病
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
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
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
潛志不窺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又定省恪
母湏臾即還高索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
莫于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
召常稱病不慮國相檀護陳遵比召不起或
興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
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
以為先辨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
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

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
吳範宣旨昱守意不殺欲威以刑罰然後乃
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曹宏
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
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
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
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
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劔太祖以
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
咎於謙欲代謙而畏其疆乃表
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
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
捕侵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
立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

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
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
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
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眾結鋒
鏑布野而一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
士據親農桑惟留常負吏以書官署慰示遠
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
非德不集野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
泉三苗之野自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
國自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
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
策長驅匪代輒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
行天誅每代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
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
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
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
之惡本下今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
念報所不忍行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

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與包茅不
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
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
必至薦蓋獲通然從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
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
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
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
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
尚未秉政罷兵之與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
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揚會張邈叛迎
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時年六十三
張招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若侯將軍膺
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
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
翁賴侯以清蠹蠹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
爵命以章既牧且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末奄忽
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末奄忽

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
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
嗚呼哀哉謙二
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傳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
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
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
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
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屯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
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
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
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

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
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
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
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
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
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
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
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
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控安
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

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
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
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
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
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
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
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
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揚以
應太祖楊將睦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
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
眾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揚醜軍屯射犬
時有巫識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

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
殺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傳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
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
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
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
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兔同
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
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
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

晉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
無忌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
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
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
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
太守姓公孫字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
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
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
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
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

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

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

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亂而遣

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

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

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分遼東郡為

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

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

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

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
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

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援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人知符命未收歸每感厚恩顯拒違前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長存小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裝校尉葛都尉等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末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譎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况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唯陛下德不冉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知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淵所誤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思遼東吏民為淵所誤

故公文下遼東因叔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
吏民逆賊孫權自擅江表含垢藏疾真其可化
郡遂戎羣凶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藏疾真其
命權親有以手北向猶類假人臣之寵受禮以九
歸之反覆背恩叛主倍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
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
渡大長吏以下貨物誑誘邊民復遠遣船越
交關滯津岸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拒齋以名馬
艘沈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拒齋以名馬
又使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
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成佩印綬
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
押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蓋之昔狐突
有言乃阿順邪謀脅從事君策名委質或乃辟
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事君策名委質或乃辟
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
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

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
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
利所不利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
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
之長猶知愛禮以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
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
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
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令忠臣烈將
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新定既不於肆
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於肆
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
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
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
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
已為惡逆所見染汗不敢倡言求懷伊戚
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
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

國史

卷八

斬送彌晏等首

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
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
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
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
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
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
齋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齋致遺
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船
所見臣本欲湏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死作
多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
其吏從兵眾皆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
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
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
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
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
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
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

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求歸降及
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
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及彌等
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
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
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
無昔人洗甘之風慙為賊權汗損所加既行
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
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
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
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
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
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
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
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
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舟船眾
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備豫
又曰臣門戶受恩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
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

魏略表曰臣前遣校尉

孫綜甘言厚禮

厚禮

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
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
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
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
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
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
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
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
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
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
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
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
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
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
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
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得
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
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
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
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

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
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
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明帝
其豪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
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
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
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
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穢貊與淵為仇並為
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
陸道以勢不得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
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驍弘武皇帝時始奉
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
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馬綸百匹弘以受
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
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
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
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

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曾臆加仕
本郡常在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
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
談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
以行之辯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
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
路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
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傳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

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

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

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

怖言狀是還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

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

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

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

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

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

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

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

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

故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溼

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

獎登名天府並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

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得無隱情是以因

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

緣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

三州然猶跋扈無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

國然猶跋扈無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

城門畫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

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

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耀于

珠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
郡早為立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求
存不朽度既薨俎吏民感慕欣戴于康尊而
奉之康踐統洪緒翼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
種仁乃心京輦翼翼度恭佐國平亂效績紛
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
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
已事魁匪處小厭大畏而眼焉乃慕託高風
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
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
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大豫在少合愷悌之訓允文允
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合愷悌之訓允文允
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慕戎祖
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倣化流世獨見先覩
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
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
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織織往來求成恩
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

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甲辭厚幣誘致利
使梟截獸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
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
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祗明
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茲武功誕錫
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
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求保祿位不虞
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
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於致武夫三
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
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
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
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
節還被患禍小弁之離騷之興皆由此也
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善護
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
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討功減降當在入
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
土犬馬惡死况於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真
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真

卷之八

二

二

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
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
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
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
制者今刺史搖動或儻下殆非矯制乎臣等
刺史興兵搖動或儻下殆非矯制乎臣等
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冠釋紱以養人
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以養人
而七營虎士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
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
薪制挺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
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
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
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
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
之恩一飯之惠匹夫所與况淵累葉信結百姓
豐功懿德策名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
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自

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
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
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
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
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殺兵強可以橫行
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
今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
茹若無天乎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
天之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
三則君之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
之中無大援於魏世諫於公孫氏報生與賜
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赧其誅鄭詹辭
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
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
崇既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末有保恃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

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
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

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稍霸王之計也
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
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中間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弟憂也
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今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

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連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大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

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
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
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
為恭任子在洛聞
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
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
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真不坐然內
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
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
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
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
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

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瘦陶牛角為飛矢所
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
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
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滯廣常山趙郡中
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
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
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
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

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蟪劉石平漢大洪司
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揚鳳于毒
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
不能討乃遣使拜揚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

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啓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
騎白馬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根
其眼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根
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
與豪傑相結素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
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
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
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
通事令吏張林飛燕之曾孫
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
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傳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
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
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
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
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
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飢餓南攻
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
太祖南征軍涇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
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

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子傳

曰繡有所親胡車兒男冠其軍太祖愛其健

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

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

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

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太祖比

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年攻之不克太祖拒索紹於官渡繡從賈詡

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

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

繡力戰有功遷破羗將軍從破索譚於南皮

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

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

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魏略曰五官

將數因請會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

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

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

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

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

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

盡殺魯毋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
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
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
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
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
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
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
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
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
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
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

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
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
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
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
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
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
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
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
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
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徒角故誅脩亦亡
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
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
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
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
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漢末力不能征
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
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

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圍諫魯曰漢川之民
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
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
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
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
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
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
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重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
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
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
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知人意攻陽平

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
意沮便欲按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
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
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
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
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
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揚暨表
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
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
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
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
與入如日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
以定之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
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
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
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
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鹿
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
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
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

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
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
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
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
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
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
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閬圍等皆為
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閬圍諫止之今封
圍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

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閬圍諫
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
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
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
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
干戈不戢矣太祖加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
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
圍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
戎司馬閬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
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
晨夜出行雲霧郭李之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
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
屬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
超破之後詣太祖為執其手謂之曰孤方
入關得神人即卿邪乃享禮之表拜為
將軍遣令迎其部即卿邪乃享禮之表拜為
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
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

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
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
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
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湛臨陣死
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
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
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
憂死張揚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
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
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二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 國志八

諸夏侯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
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
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
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
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
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
適與布會及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
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

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

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

者浩始復斬之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

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

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

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

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

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

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

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

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
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
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
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
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交臣夫臣者貴德
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及屈督諸軍還壽
春徙屯名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
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
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

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
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惇弟庶
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
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
假節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
侯淵處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
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為
尚書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
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
乃共構楙以誅謗令主奏之有詔收楙帝意
欲殺之楙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
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真不加三思
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公
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
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充

薨子虞嗣虞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

悼之孫也嗣絕詔曰悼魏之元功勳書竹帛

昔庭堅不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

以忘其功臣哉宜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

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

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

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

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

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表術聞而壯之以為騎

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

兵從征伐時太祖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

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

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

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

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

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且沮眾遂從破

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

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

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

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

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

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

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

夏侯淵傳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

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

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

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

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

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
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
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
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
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
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
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
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
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
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

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沂氏與太
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
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
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
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
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
逆戰軍不利沂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
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
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
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

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

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獮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

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
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
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
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
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
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
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
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
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
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

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
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
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
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
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
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
敵耳淵妻太祖內姝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
哀侯女息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侯黃
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

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

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

淵舊勲赦霸王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

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

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

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

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

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

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

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

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

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

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

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

道未知名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

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

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

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

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

曰此夏侯氏之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

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曰威

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

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

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 **威弟惠**

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後盛於時

樂安太守 見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

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 **惠弟和河南**

燕相樂安太守年二十七卒

尹 世語曰淵弟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

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

鞭捶策莫敢逆淵陰竒之使讀項羽傳及兵

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
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
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
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
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
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
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日
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曹仁傳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褒穎
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
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

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
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
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
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
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
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
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
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
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
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

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滎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

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

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
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
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
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
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
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
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
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
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
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

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
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
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
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
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
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
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
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
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
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

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
右案以從事鄔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
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
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
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
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
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
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
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

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
仁時年

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
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

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

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

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和年十四而喪父
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

僕人客以百數純網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
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
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
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

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

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

敵進不能克退必長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

以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
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
首及北征三郡純步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
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
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
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
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
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
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由選代太祖曰純
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

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
演薨子亮嗣

曹洪傳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

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

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
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
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
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
人東到丹楊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元太
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飢荒

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

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

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

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

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其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止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常從洪貸緡百匹洪不稱意及犯法洪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度知不足之分而有三千狼無厭之貧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狼無厭之貧老悖倍貪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曰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悻不能雉經以自

裁割謹塗顏闕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觖望

門拜章陳情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

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

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

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傳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

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

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

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以太祖舉義兵易

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

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便與文帝同止見待

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

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

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

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

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

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

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

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

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
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薨以休為鎮南
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
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
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
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
母至孝帝使
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
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
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
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
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

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
侯吳將審真屯皖休擊破之斬真首吳將韓
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
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
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
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
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
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
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
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

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
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
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
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
士傳曰
肇孫摠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任晉
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
政摠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
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摠討賊向吳
戰敗死

曹真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
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啓曰真本姓秦養曹
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

太祖善興平末表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
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
其功故變其姓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
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
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
太祖避之而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
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
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
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
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
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
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

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
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
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
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
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
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
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
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

松臣

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
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
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
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来吾願早降耳遂自
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
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
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
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
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

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彥體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曹爽傳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

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
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
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
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
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義為
表曰臣亡父真奉事
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
緒獎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
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
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
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
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
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
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

閣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
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
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
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旆旆親受遺詔翼
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
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
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
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
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
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身為大傅大司馬上昭
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
臣免於謗誚於是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
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
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
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
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
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欲
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
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

馬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之知命纖介細疑
不足為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
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
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
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儁又必
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
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
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
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奐
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等欲令奐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奐從其言宣王止之不
能禁正始五年奐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

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羗轉輸不能

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

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奐參軍楊偉為

奐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

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

栢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

以爲後世賜與偉爭於奐前偉曰賜勝將敗

國家事可斬也奐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

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

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

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

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奐引軍退費律

進兵據三嶺以截奐
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數而關

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

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

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

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

宣王遂稱疾避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既進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避之禍故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

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

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

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

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

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

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

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

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裁才人五十七人送

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技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晏等會其

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

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

魏志

九

二

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
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
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
宣王宣王稱疾因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
之信然焉魏未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
時恩當為本州詣門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
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
曾勝慙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
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
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
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
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
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龍其辭狀如荒謬勝

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
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辭君言今還為本
州刺史盛德烈壯不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
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
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
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又
云吾當作并州有識人時不知當還為荊州
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不可舍去宜湏待之更
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湏待之更向
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曰爽
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揔萬機典禁
兵不宜并出若有閉城門誰使內人者爽曰
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也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

魏志九

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
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
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
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
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
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
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
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
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
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

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
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
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
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
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
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
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王者及黃
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
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
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
勅兵從闕下趣

武庫當奕門人逼車住奕妻劉怖出至廳事
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
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
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
遂得奕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晉記曰奕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
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
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大司農沛國桓
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
劍戟略將門候南奔奕宣王知曰範畫策奕
必不能用範計範說奕使車駕幸許昌招外
兵奕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
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

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
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奕
使早自歸罪奕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
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奕
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
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奕必不能用也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奕將濟亦與
書達宣王之旨又使奕所信殿中校尉尹大
目謂奕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奕信之罷
兵魏氏春秋曰曹子丹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
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不犢耳何圖
今日坐汝遂免奕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
奕兄弟歸
等族滅矣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奕第四
家勅洛陽樓令人上望視奕兄弟舉動奕
角窮愁問持彈到後園中樓上與人便唱言故
計窮愁問持彈到後園中樓上與人便唱言故
大將軍東南行奕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

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
忍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
今未反數日之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
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
令致米一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初張
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
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
湏三月中欲殺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
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
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
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

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

夷三族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

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

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

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穎川太守轉大

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

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

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

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

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啓曰丁謚

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犯法輒得

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

原宥為典軍校尉摠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

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

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

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

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

不請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
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
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
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常住
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
謚已得其奴客曰此何等見王交脚卧而不
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見王交脚卧而不
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
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
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
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
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以踈略而內多忌其在
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鄧颺等同行又
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行而
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崖柴不可
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之言無不
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
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
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
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

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
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
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為長史
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
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
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輒比能失利
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可彊成
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
文雅智意自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州危之
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州危之
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
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
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
啓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南鄭時
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
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
舉号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
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
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
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

卷之九 二十一

而人以白勝堂有西窓八達各有主名用是
收以輔長史勝為洛陽令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
曹勝出南尹勝前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陽太
勝出南尹勝前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陽太
守餘廳事前署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
激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後旬日遷為
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後旬日遷為
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
左監以有文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
節都督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
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
復為兖州刺史快快不得意又聞當轉為
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
才實仕進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
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
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人

上孕也遂墮胎死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
懷孕也遂墮胎死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
中拜太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
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
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
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
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
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
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
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而不應各罷範
於沛郡任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
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
宣王起兵閉城門以應召而曉事乃指召之欲
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曉事乃指召之欲
駕在外司農丞吏皆止範疑有頃兒又促之至
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疑有頃兒又促之至
昌城門舉手中版以閉門候矯曰有詔範舉
呼之舉手中版以閉門候矯曰有詔範舉
開門以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顧謂蕃曰太
邪何門以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顧謂蕃曰太

魏志九

圖逆卿從我番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方以自
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然卿用
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不言
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
範又謂義曰如別營近許昌不過中宿許
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
別在庫足相被假弟所憂然不從甲夜至五鼓
章在投刀於地謂諸弟從駕羣臣曰我獨有
乃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傳
亦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
於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巳必坐詔免臣官報
皇曰老令範今茲坐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帝
乃曰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帝
還宮老令範今茲坐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帝
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還復位曰桓夫何
為邪車頭而無言宣王呼範還復位曰桓夫何
章謝待報會乃忿然曰誣人首具說範前臨
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首具說範前臨
主者曰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
持範甚急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

送延尉世語曰初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公
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公
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
不出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
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告其邑人邑人呈
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
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謚曰
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之尊權國威命可謂
疆昔漢之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
至重矣聞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
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揚綜止之曰公挾主
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
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
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
大夫綜字初伯俊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
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
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

為安東參軍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

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

為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曰于寶晉紀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

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

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

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

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郎也蘇性謹慎而晏

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

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

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

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

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

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

舊者多被拔擢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

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大妃曰晏

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

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

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

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

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

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天下之

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夏侯泰初是也唯神也疾而速不行而初

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疾而速不行而初

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

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真以獲

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躡丁鄧等七姓宣王

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

乃收晏此臣松之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

妹為妻此臣松之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

是甚也此臣松之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

信况底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

鬼志

鬼志

鬼志

鬼志

鬼志

鬼志

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
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謚烈女傳曰爽從弟
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文叔早
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
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
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
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
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真其
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數且泣曰吾亦惟
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解令女於是
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
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
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
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兩且夫家夷滅已盡
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
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
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
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
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傳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

曰尚有籌畫智略文帝太祖定冀州尚為軍

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
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
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
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
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
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
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

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備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

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

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

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

綬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

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

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

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

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

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

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

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

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

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

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

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

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

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

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

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

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

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

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

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
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必使
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
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
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
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
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
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
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

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
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
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
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
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
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
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
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
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
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
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
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
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
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
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
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
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

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
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
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
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
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
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
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
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
君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
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

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
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
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義在於合異上下
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
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
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
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
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
事者寡郡縣良吏徃徃非一郡受縣成其劇
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

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
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
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
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
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
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
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
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
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
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

質則文之以禮時秦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撲禁除末

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率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

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
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
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
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
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
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
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
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著制定於上則化行於
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
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

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

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

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揔統諸將任主武

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

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

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

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

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

代玄整頓法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

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
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
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

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
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
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
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陞兵誅大將軍
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
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鄉
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
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玄
素貴以爽
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
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
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
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

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
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
任年時方壯而求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
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
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
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
緝曰韜尚公太子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
恐不見明自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
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
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
焉所逃此大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
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荅豐惟君
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
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
軍卿何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
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聽便
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
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
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
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

魏書

三

九

宜

不詳以告耳而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

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

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自衛徑入雲龍門挾

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

天子登陵雲臺臺上將軍乃遣美以車迎之

如此美所不及也大將軍春秋曰大將軍

責豐見劫迫隨美而正色曰魏氏春秋曰大將軍

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

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

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

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

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

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

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

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

李安國者是時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

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

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

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

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

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

內不其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

守豐嘗於人病中顯誠二千弟言當用榮位為

司馬宣王父病偉為二千弟言當用榮位為

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

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

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

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

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關

下與豐相聞豐怖遠氣塞足委地不能起至

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

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

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復不辭遂奏

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

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

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二朝豐不以家計為意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鬼志九

仰俸廩而已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賜
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
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
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
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
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
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
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左右可共同
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
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
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
斌揚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事下有司收玄
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

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

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
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
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
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

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
在囹圄會因欲狎而交玄玄正色曰鍾君何
相偏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
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
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
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苞
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豎授以姦計畏憚
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
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
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
先帝遺愛旬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

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其餘親屬徙

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

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

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

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

傳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數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

元子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

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

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

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咸越席而

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

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

始五年伐蜀時之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

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

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

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

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

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

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

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

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

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幾以放散

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

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

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

陳國表俱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

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儼曰卿功臣之

子刑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俟知其指乃為受重
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
領軍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
門回違不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
軍聞允前念念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大
夫何為念念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大
咸以為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
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
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著方念足下震華
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
甚悅與臺中人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
素頗聞眾入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
用是為邪允曰當出乃詔會羣臣皆集帝故
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皆集帝故
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
泣獻教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與帝別涕
前擅以廟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
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
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明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

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
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
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
限在後曰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
望其衣敗曰吾知免矣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
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
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
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
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
長文長文以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
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日可中八
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
有相印相笏經文有鷹經一十三年相印法宗
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三年相印法宗
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
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
是必桓範妻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
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德行以德為
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德行以德為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
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
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
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
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
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荅汝等
雖佳才具不多率留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不可多問朝事兒從之
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
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
校尉猛幽州刺史傳暢晉諸公讚曰猛禮
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
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育清河王經亦與
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
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毋謂經曰汝田家子

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

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綸二

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毋問歸

杖經以實對毋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

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

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

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

春秋曰經被收辭毋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

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
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大始元年
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
嘉門戶埋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
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冀州記曰贊子決字良伯清恪有
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
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
有劾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
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
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
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天保十西

